

报眉广告  
139 307 58 496

专业车险  
电话:13832738807

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,人保,平安,太平洋,中路,国任,紫金,华农,大家……兼办验车,24小时道路救援,查勘定损,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!

沧州作家

小说

2024年4月10日 星期一  
责任编辑 朱静

责任编辑 马桦  
技术编辑 保丰萍

14

沧州晚报

咨询热线:15613769975

## 跟着队伍

□肖靖



我从学堂出来,溜达到运河堤上向北方望,喜子哥已经出去三天了,应该快回来了。喜子哥参加了支前小队,给解放军运送物资。喜子哥答应回来给我带新玩意。

太阳变成一个红色的火球掉到西边的天空,我依然没看到喜子哥的身影。天黑下来,我彻底死心了,慢悠悠顺着运河堤往家走。

我娘正焦急地站在院门外喊我吃晚饭。我一溜烟跑进家门,躲开了我娘的巴掌。我娘在身后追着我喊:“臭小子,又跑哪里疯去了?”她的小脚根本赶不上我。我进了门放下书袋,坐在饭桌旁边,爹已经坐在正位上了。

“吃饭别打孩子。”爹一句话救了我,我冲娘龇牙一笑:“我在运河堤上溜达,哪也没去。”

“你可别跑丢了,你哥他……”娘说着眼泪就往下掉。

自从我哥没了,娘就神叨叨地,牢牢地看管着我。“我去等喜子哥了,他回来就有好听的故事。”我忙岔开话,将我娘从悲伤里捞出来。

“你喜子哥干大事呢,你别有事没事总缠着他。”我爹黑着脸教训我。吓得我一句话也不敢说了,赶紧扒饭。

一天后,喜子哥终于回来了,这次他带给我几颗空弹壳。我把弹壳抓在手里,等着喜子哥给我讲故事。

那天风沿着运河突然就来了,刮得人睁不开眼,小车队队长胡宝森用手遮着眼睛,从手的缝隙里看看天,招呼大家赶紧防雨,喜子哥迅速穿好雨衣,拿出苫布准备盖上独轮车上的粮食,风将苫布吹得一下子粘在喜子哥身上,喜子哥和苫布纠缠在一起,胡宝森帮喜子哥扯住苫布一角,将他从苫布里解救出来,苫布一脱离开喜子哥的身体,就像我脱离了娘的看管一样,变得无所顾忌了,苫布顺着风一下子就飞到运河上去了,喜子哥

徒劳地追了几步,放弃了。

风过去,雨就来了,喜子哥的雨衣被雨点砸得啪啪作响,其他人都已经将车上的货物盖好,而喜子哥的苫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,一车粮食眼看就要淋雨了。喜子哥迅速脱下雨衣,盖到粮食上,支前小队的人纷纷脱下雨衣,将喜子哥这一车粮食盖得严严实实。粮食没有淋雨,安全送到了前线。

喜子哥说:“我们的第一站是双楼,第二站是陈官屯,第三站是静海,第四站是独流,第五站是杨柳青。每次带足自己的干粮,不动一口军粮;带足自己衣物,不穿一件军衣,不拿一寸棉布;自己的鞋穿烂跑丢,也不动车上的一双军鞋。”

我看了看喜子哥的鞋子,破破烂烂,快要挂不住脚了。我飞奔回家,进门就喊“娘,给喜子哥做双鞋,他的鞋烂得不能穿了。”娘开始忙乎,点灯熬夜。喜子哥和我哥一般大,从小没娘,娘把喜子哥当我哥一样疼。第二天我抱着新鞋找到喜子

哥,喜子哥正在村公所装东西,我把鞋递给他,他高兴地换上新鞋。我倚在独轮车的车把上,看着喜子哥他们将一排独轮车都装满了。

我冲着擦汗的喜子哥说:“我也想参加小队。”喜子哥大笑起来,“你力气还没长足呢!”我说:“让我试试嘛!”喜子哥说:“你能推动这一车货。”我就天天盼着长大。

穿着新鞋子去送货的喜子哥,光着脚回来了。我娘看到喜子哥磨出血的双脚,惊讶地说,“你的鞋呢,别不舍得穿,烂了婶子再给你做。”喜子哥挠挠头说:“婶子,新鞋丢在独流减河了。”在娘的询问声里,我又知道了一个新的故事。

支前小队走到独流减河的时候,刚下完大雨,水位猛涨,队长胡宝森大喊一声:“解放军流血牺牲都不怕,这点困难吓不倒咱们,咱们把物资和弹药扛过河去。”

喜子哥率先扛起一箱弹药,顶在头上就下了河,大家一个接一个扛着东西

下了河,淤泥很深,喜子哥的鞋子被淤泥粘住了,一抬脚,鞋子掉了。他把脚收回来,想用脚找到鞋子,周围都是滑溜溜的淤泥。后面的人问怎么不走了,喜子哥说没事,光着脚继续向前走。来回几趟终于把物资和独轮车都运过河,天黑之前赶到了杨柳青。

娘又开始忙乎做新鞋。喜子哥高兴地说:“解放军知道我们一天没吃饭,给我们做了小米干饭和白菜炖肉。”喜子哥说着,嘴里面似乎有口水流下来。我也似乎闻到了肉香。

“那个解放军还和我拉手呢,一点架子都没有。”喜子哥的手伸出来,握住我的手“就是这样拉的。”

我高兴地说:“那解放军拉了你的手,你又拉了我的手,就等于也和我拉了手。”喜子哥又挠挠头,憨笑着说:“是呢,是呢。以前你哥……”哥字刚一出口,喜子哥就停住了,我俩一起扭头看了看娘,她正在忙着做鞋,针停了一下,手指肚上有血渗出来。

送喜子哥走的时候,我拉着他问:“我哥真的是在运河淹死的吗?”喜子哥说:“你哥参加解放军了,在一场战斗中掉进河里,生不见人死不见尸。”

晚上我做了一个梦,梦中哥哥端着枪正在冲锋。小车队推着独轮车将弹药送到战斗一线,我紧紧跟在队伍后面。

肖靖

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。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作家文摘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小小说月刊》《天池小小说》《金山》《当代人》《小说月刊》《沧州日报》《沧州晚报》等刊物发表作品。在多次征文比赛中获奖,作品入选多种年度选本。

## 犟犟

□高春明



放学一进村儿,我就被一帮二娃子围上了,你一言我一语抢着汇报:“栓儿哥,你那犟犟惊了,拖着你舅跑了二里地!”“哥,你舅送医院了!”

“那犟犟呢?”我急着问。

“看见你表哥抡鞭子撵来着,不知道回没回家。”

我撒腿便往家跑。边跑边感到后背上、大腿上、屁股上一下下刺痛着。犟犟以前是生产队的大牲口,长得人高马大、干活不惜力,可就是脾气犟,鞭子抽不服。包产到户我舅把犟犟领回了家,气得舅母说:“没人要的犟驴,人家才给你。”

为了降服犟犟,舅的鞭子抽得啪啪响,我在一边咬牙跺脚也没用。每天放学我都得先到牲口棚看看,添两把草料,趁没人迅速跑西屋偷块豆饼、揣把高粱、玉米粒儿来喂它。

“你说这外甥该不该打,半拉月的豆饼,三天就给喂进去了!”每次舅母告状,舅都不吭气。

有一天表姐回来晚了,上桌抓了一把没抓到饽饽,就只喝了一碗粥。那次舅是真急了,一把揪起我手抬得老高:“你姐还没吃,你就把窝头都喂了那犟驴,你能!你明儿个牵着它犁地去!”

“犁就犁!谁不会?”我逃脱了舅的巴掌,回过头嚷嚷了一句:“人家不是驴,人家是骡子!”

礼拜天,我牵着犟犟下了地。与其说是牵着,不如说是如影随形一起走。一上午时间,它拉车、我扶犁,二亩玉米种得齐齐整整。傍中午我们到河边喝了水、洗

了澡,我骑在犟犟背上,威风八面地回了家。舅眯着眼睛,慢悠悠地点着一袋烟,嘴里吹着:“这外甥也不白养吧,才多大呀,嘿,那犟驴他都降得住。”

好了没几天,我又出么蛾子,非要给牲口棚拉灯、在牲口棚写作业。舅母搬来了姥姥,姥姥跷着小脚骂:“牲口棚拉哪门子灯?给他爸拍电报,赶紧接走!”我耷拉着脑袋,舅把电线扔到了地上……

跑到家,我停不住地喘粗气,书包往旁边一扔,一本厚厚的线装书抖落了出来,被风胡乱掀翻着书页。昨晚就是因为这个,舅狠狠揍了我。白天老师跟他说:“你外甥看了那些书、不学好了。”

舅打我打得很是惨,我辗转腾挪嗷嗷直叫,犟犟在外面踢踏着蹄子刨出一个大土坑来。“书搁哪儿了?哪儿弄来的?

还不说!”舅一脚把我踹到了门外。犟犟嘴里打着吐噜,用最温柔的方式招呼我。我跑到牲口棚,他用鼻子拱了拱草料,好像是说书藏得好好的。

可是现在,牲口棚里空荡荡的。犟犟呢?

舅母回来了,见我正坐在太阳地儿里哭,赶紧搂住我:“栓儿不哭哦。你舅没事儿,大夫说在医院住几天就好了。”

半个月后,舅出院了。舅让表哥上屋顶扛下一块冻肉来,支上灶,炖了一下午。那晚本家乡邻来了好几家子,边吃边笑:“这大犟犟可真给咱做贡献了哈!”

舅几次寻我都不上前,他还没痊愈,咳嗽着红着脸说:“还生气呢,老师告状,我揍他了。”“你家这外甥能淘出圈儿,不震唬着哪行啊?”乡邻们打着圆场。

舅给我留了一碗肉,端上端下好几天我一口没动。舅撑不住了,趁其不备塞到我碗里一块,说:“吃吧,这不是犟驴的肉,犟驴让你表哥卖到外村儿了。”我扭着脸,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。

我跟舅再没说过话。爸爸从部队转业后,把我接回家管教起来。后来说舅内伤复发,不久便过世了。

这次舅母打来电话,是村里要搬迁,叫我回去拿主意。时光飞逝,快四十年了,坐在舅家的堂屋里,还是人挤人地坐着、笑着,像极了小时候某个晚上。

本家的老舅母们说笑着:“外甥这出息是越来越大了,都忘了小时候在舅家怎么淘的吧?”我笑而不答,心想,哪能忘呢?唠着唠着,大伙儿聊起生产队,从舅家又聊到我们家。

“栓儿外甥,有你妹的时候你刚两岁吧,你们家咋出工呀?咋活的呀?”

“没有我舅吗?”我说。妈常念叨,那时候,每天天不亮舅带着表哥就到我们村了,爷俩摸着黑一早上能把妈一天的工分都挣出来。我想说我们就是这么活过来的,可喉咙却紧住了。

我真想我舅啊。

高春明

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,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,获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中篇小说奖,出版有长篇小说《上辈子是猫》。